



譯等盾 茅 著等夫列勃索·L



售經總店書光文

蘇聯文學叢書

(小 型 本)

藍 園 巾

Л.勃列夫等著

茅盾等譯

---

蘇聯文學叢書

(小 型 本)

藍 園 巾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著 者 L·索勃列夫等

翻 譯 者 茅 盾 等

主 編 者 曹 靖 華

編 輯 及 中 蘇 文 化 協 會  
發 行 者 編 譯 委 員 會

總 經 售 文 光 書 店

重慶臨江門大井巷十號

---

定價 國幣 正元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一 月 渝 初 版

---

總 4464-19

(90P.)20 00

# 目次



藍圍巾

.....

茅L

• 索勃列夫  
盾 譯

..... 一

狙擊兵

.....

茅L

• 索勃列夫  
盾 譯

..... 一五

紅星

.....

孫伊

凡  
• 律 譯

..... 二八

南下

.....

曼M

• 邵洛霍夫  
斯 譯

..... 三七

意志

.....

張V

• 克特琳斯卡亞  
郁 廉 譯

..... 五五

老夫子

.....

張K

• 費恩  
郁 廉 譯

..... 六六

妻子

.....

靖E

• 柯諾寧  
華 科 譯

..... 七六

## 藍圍巾

索勃列夫作  
茅盾譯

這位飛將軍姓甚名誰，在什麼地方我遇見他——在奧特薩呢，列寧格勒，  
或者塞伐斯托波爾，——這都不關重要。我要告訴諸君的，也不是他  
勤業，而是他這勇敢精神是怎樣生長的。

戰鬥機羣正將落地，在繞着圓圈。其中一架飛機的駕駛座，飄揚着一條長  
的藍圍巾。我立即回憶起來幼年時代讀過的，關於騎士的故事。也就是這樣的  
罷，渾身甲冑的騎士亮着寶劍，馳馬赴戰，繞在他臂上的是一條艷麗的輕綉的  
圍巾，這是他意中人的珍貴的旗幟，他要佩帶着去取得勝利，或是遭遇了不  
測。對於自己這浪漫蒂克的遐想，我笑起來了。凡是飛行員頭上都圍着絲巾，  
爲的是要減低他們那飛行衣領口的摩擦。自然，當作戰鬥的時候，那圍巾是解去

了的。

可是事實當真如此。在襲擊了敵人而歸來的途中，遇到了「梅塞爾希米特」機羣的攔擊。蘇維埃的機羣被四面包圍了，而那少校，蘇維埃空軍中隊的指揮官，他的圍巾，卻不曾解去。少校射中了一架敵機，但爲的急于要赴援本隊的人；不能確知那敵機究竟毀了沒有。而當追逐另一架敵機時，少校發見了敵人的一個新的機場，現在他向聯隊司令提議，明天拂曉他們去把那機場上的敵機掃蕩一番。

蘇維埃的飛機都停放在安全的掩蔽處所了，（火線是近在前面），我們都進了地下室。我笑着將我照想的騎士和美麗淑女的故事告訴了少校。他抬頭朝我看，爲了吹風和戰鬥，他的眼還是紅光閃閃，他微微一笑。這時候，沒有戴鋼盔，他那設在那圍巾的藍色軟框內的臉孔，在我看來好像更是蒼老些。看來少校是四十以上的人了。

進食的時候，大家談着剛才那一次空戰，有人斷言被少校射中的那架「梅塞爾希米特」確實是墜地燬掉了。于是大家又想起少校那不解的圍巾，而少校成了戲謔的標的。

「將來有一天，您這圍巾會把從駕駛座上拖出來，像一頂降落傘，」上校開着玩笑說。「您要那樣一整匹的布到底是幹麼的？」

「這是舒服的，」少校回答。「您的頭可以在裏邊旋來旋去，像個軸頭。」

「密洛諾夫飛行的時候，他的頸子上只圍了差不多跟襪子一樣的一塊。幹麼您不把您那大傢伙分一半給他呢？」

「一個人不能將一個誓言分裂為兩半，上校同志，」少校說，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我還想設法用針子怎樣把它扣起來。」

「上校同志，在他看來，這簡直是一道神符呢，」密洛諾夫笑着說。「少校是睡覺帶着牠，打仗也帶着牠，洗浴也帶着牠的。您總該知道：一個老空

軍……」

命令要他們在凌晨五點鐘出發，因此飛行員們都趕早好好地睡一晚。我睡在少校旁邊。爲了使得自己舒服些，他真個解下那圍巾，小心地摺疊起來，放在臉下。

桌子上點着一盞燈。燈的火焰時時從玻璃罩的長頸內跳射出來，而且我能夠聽到沙土撒在地下室頂板上沙拉沙拉的聲音。飛機場又在猛烈的炮火之下了。習慣了這催眠曲的飛行員們，都在安靜地睡眠，有人鼾聲大作，蓋過了炮彈爆炸的聲響。

那圍巾擦着我的面頰。似乎有一種淡雅而有醉意的，幾乎覺不出的芳香，從這圍巾飄散出來，而我的想像又活動起來。從這圍巾的絲質的褶縫中，青春在沁滴。光景這圍巾曾是搭在嬌小的少女的肩頭的。而且我以爲無可置疑的，這一道神符乃是某一位姑娘對於少校的豪健和英勇（這刻鏤在他那鎮定的臉上



就同刻拿在大門右上一股），表示戀愛的禮物。我能夠想像到他們最後一次的會見，她的顫抖的朱唇，含淚的睇盼，我好像聽到充滿希望的慰藉，山盟海誓的纏綿悱惻。——我全心全意能夠理解，一個年事稍長的男子漢和戰士當被少女的戀愛的柔情擁抱了時，如何會以極端的謹慎來守護這樣一道神符，而且相信這神符是威力無比的。

我支着臂肘抬起身來。少校睡的正酣。他那平靜而有倦容的面孔和我想像出來的故事頗不相符。這是一張軍人的樸實的面孔，一個忠厚的空軍人員的面孔，他從預備役又回到現役服務，即使是最浪漫蒂克的少女怕也未必能夠在他身上喚起了這樣的閑情逸致。大概這一定是另一回事。于是我記起吃夜飯的時候怎樣他提到當他被調來這一聯隊的當兒他曾經設法請假回家去一次。可是他沒有找到家里的任何人。他家所在的那個市鎮很吃緊，人都跑個一空。

我想像着，如何他走進那一切對他都很熟習而已空空如也的寓所，一切東

西都使他憶起他所最親最愛的人們，但一切已是冷酷而虛空，一切東西都因為主人的匆促離走而弄得雜亂無章，從這來的只有回憶的陰影——平靜生活的回憶，前途有望的生活的回憶，溫柔和睦的家庭生活的回憶，而這一切他不會再找得了，或者是不會馬上再找回來了……我好像看見他站在房中心，搭然四顧，他咬緊着嘴唇，而也許，悲憤的淚含在他眼中。而于是我又好像看見他靜默地拿取了首先一眼瞥見的東西——一條藍色的圍巾，煙雲似的過去生活的鬼魔。

也許我還想像出別的一些變化，可是那少校動了一下而且睜開了眼睛。

「那傢伙打的呼魯真那個！」他見我沒有睡就這麼說。「這比炮火的聲音還難受些，我賭咒這比……」

打鼾的是作戰疲勞過度的阿薩列昂志。每次來了一下特別響亮的呼魯以後，便有利那的靜默，似乎他自己聽着也在吃驚了。但是接着如果有一顆炮彈

在近處爆炸，阿薩列昂志那就像什麼受驚的巨獸似的渾身一跳，於是呼魯的音樂又再繼續。

「沒有用的，我不能睡了，」少校嘆口氣說，「我們來抽一口煙吧。」

我們點着了煙捲，隨即頭碰頭的開始了悄悄的談話，那是既非那炮轟，亦非那炮彈的爆炸，又非那阿薩列昂志的打鼾所能擾亂的。

在打仗以及經常準備打仗的時候，軍人們決不談論他們的內心的情緒。他們的情緒深深埋藏在內心，像無價的珍寶。但心是活着的，心亦有憂傷，心亦渴念一吐其隱私，這些隱私從不在人前宣露。而於是，像這樣地偶然和一個來客，偶然相識的來客，在這樣一個四面全是爆炸的炮彈的吼聲的地下室，在夜間正當出戰之前一刹那的戰壕，在河邊已經進入了戰鬥的船裏，兩個人靜靜地談話，其中一位也願意聽個通宵，這時候，人們的深閉的心可就熱忱地信賴地開了門了。新的光明射到了他們心的美妙，而薩奧的深處，也射到了他們的事

葉上。蒙在英勇主義的生長上面的幕布揭開了，而你明白了對於敵人的憎恨是什麼一個意義了。

和事實一比較，我的浪漫蒂克的猜想就見得蒼白無色了。事實是壓根兒簡單得多，可也慘酷得多，尖刻得多。

戰爭爆發的當兒，少校在波羅的海服務。從後備役徵調了來，他立即被委以防護愛沙尼亞某一小鎮的任務。在這鎮上，舊式的對於德國人的觀念還很堅強，沒有人認真相信德國會轟炸和平的城市。因此，在那美麗的海濱沙灘上，游泳海浴人們的赤裸的身體會從早到晚拍水有聲，而從空中看下來，突然就像一片玫瑰色的泡沫從海中滾向沙灘去。少校的工作是在這鎮的上空巡邏，保障着居民的安全，他的眼睛尖銳地搜尋着敵人。天空蔚藍而瀾澄，海是溫暖而嬌憨，沙灘是熱惹惹而澄黃如金。

剛巧是星期日，六月二十九。少校瞥見左方有一架「容克」在海的上空就趕

快追上去。然而運氣不好。法西斯的鎗手一彈射中了少校的油箱，少校不得不降落。「容克」逸去，少校能夠看見爆炸的黑煙一朵一朵蕈子似的在市鎮內往上冒，小而可是清晰，牠們一個個起來，隨後便捲成爲一片烏黑。

于是那「容克」轉身飛向海濱，向沙灘俯衝，——人身的玫瑰色的泡沫，急往海中湧。「容克」上所有的機關鎗一齊開火，照準了那些赤裸裸的婦女和兒童們掃射。這些老實的人們想以海爲隱蔽，好像海水能夠阻擋鎗彈似的。他們浸進水裏去，打算這就不被看見了。然而那「容克」作了第二次的進攻，于是那些人們的波浪又從海中湧上沙灘，在那些花花綠綠的大傘底下，帳篷底下，以及天幕底下，找到躲避，他們深陷到軟沙中去，像一些大的不動的水滴。

憤怒到不能自制，少校向着那黑點——那「容克」，不斷地作無效的射擊。最後，他的發動機停止了，這才回復了神智。

現在他只能降落在沙灘上了。少校將他的機頸朝着沙灘的方面，可是沙灘

上佈滿了婦女和兒童的身體。完全無保護的人羣的赤裸肉體，不動而可怖，都躺在沙灘上。少校末了在沙灘的真正的邊緣上這才找到了降落的一片乾淨地。

他從駕駛座跳了出來，惘然走着，就會跌倒似的。一片血霧在他眼前飄浮。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知覺，他走着，像一個失魂的人，也不知是走在那里，直到脚下絆了一下，他這才朝地瞥了一眼，可又立即縮身後退。

在他面前，躺着一個年青姑娘的側着的身體，她的頸歪在肩上。太陽光落在她的柔滑的皮膚上，金黃黃地，一抹淡影映出她的未曾十分發育的胸脯。在她腰間，有一道狹長的血帶，上延至胸部，——這是一排子彈飛快地穿過她的腹部留下的創口。她那向外洒開的手內，揪着一條輕綃的藍色的圍巾——她唯一的甲冑與防護物——她曾經在逃跑的時候想用這來保護她自己。

少校拾起了這藍圍巾，小心地板開了她那還是溫暖的手指。於是，手擎着這圍巾，眼望着佈滿沙灘的兒童，婦人和少女的屍身，他默默地起了一個誓。

他並沒告訴我他起的誓。然而每一個有人心的人會了解他所說的。而且將終生記住。

「我帶了這圍巾睡覺，這樣即使在睡中我也不會忘記了這仇恨，」少校說，坐了起來。

他解開了那圍巾。這巾的沉甸甸的流蘇好像被編細過。我再一細看。原來流蘇上打着水手結，——堅實而精緻的圓球兒，——而另有些流蘇則編成辮形，一共是六個結，八條辮子。一面還在談話，一面少校就開始在這圍巾上編一個新的編辮子。

「這是今天的梅塞爾希米特，」他嚴肅地說。「結子是轟炸機。可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們會笑起來說少校得了新玩意……」

他不作聲了，忙着編織那流蘇的絲線。當他終於抬起頭來時，我被他臉上的表情嚇了一跳。

「不是，這絕對不是玩意兒，」他柔聲說。「直到我把這流蘇的每一根線都編完了時，我還是常常看見在我眼前的那一片沙灘的……我見了『容克』永遠不饒過……哦，喂，莫斯科有什麼新聞？……」

準準五點鐘，整個聯隊升空出發，去轟炸那少校指出來的敵人的機場了。飛機一架接一架升入黑暗的天空，看着他們跟在少校的領隊機後面所排成的精緻的隊形，委實使人驚歎不置。

一小時又半以後，飛機們回來了，同樣整然地一架接一架降落。由於這壯烈的襲擊而興奮着的飛行員們，聚成一堆互相訴說他們的故事。一切都進行得美滿：極端地準確，少校率領整個聯隊，低低掠過森林，直奔敵人的機場。德國人甚至不及開火。黎明以前的昏暗被掃光了，一切東西開始爆發炸裂，大火起來了。沒有一架敵人的飛機能夠起飛。第二次第三次的攻擊把機場上所有的飛機都炸掉。一共是九架轟炸機，戰鬥機是八架。



少校還沒回來。後來終於出現在上空。他飛來了，又是從他的駕駛座上飛揚着那飄飄的長旂幟，而且顯然不是胡扯，汽油告罄了。他設法捱到了機場，然後落地。我們跑去接他。那藍巾軟鬆鬆地垂在駕駛座旁，上面有血跡一大灘。

「上校同志，」少校說，身子沒有動一動，「我想你得扶我一下罷。沒有什麼，我的肩：而且也有些在我腿上。」

當他們跑去弄担架來的時候，他報告上校說，他瞧準了有五架「梅塞爾希米特」在左方，他就飛去迎擊，因為在機場上一切都在「正常地進行着」。自始至終，他攔住牠們，不讓牠們過來打擾那破壞目標的工作。

人們將他扶到担架內，我注意到他的驚訝的目光。我從地上拾起那圍巾來，給他放在他的担架上。我緊緊抓住了他的手。

「到你好全以前，少校，你可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了，」我低聲對他說，

「又是九個結子，八條辮子啦。」

他對我微笑，就好像一個人對一個不懂遊戲規則的孩子微笑。

「不，那些不是我的……弟兄們將牠們打下來的。我只能編這麼一條辮子；我壓根兒就只打下了那五架中的一架……」

担架被抬着走了，他有一個時期沒有參加戰鬥行動，他，一個復仇的騎士，佩着藍圍巾，他自己的血染在這圍巾上，純潔而且燃燒着的，和他的憤恨一樣。

## 狙擊兵

索勃列夫作  
茅盾譯

從昏迷的深淵，一縷模糊的沉重的感覺在他腿上開始隱隱約約升起來了。這感覺，愈來愈頑強，結局成爲一下不自意識的移動，這表示那失去知覺而漸醒來的人打算把自己弄得更舒服。但是有什麼東西妨礙了他的腿不讓移動，于是一道驚訝的信號就閃射到他腦上。他的第一個恍惚的念頭，是那個睡在上面的吊床的科爾耶·歇丁又壓在他腿上來了。用了堅硬的然而已是自意識的一下動作，他想弄鬆他的腿。這當兒，他可覺得痛了，他的眼睛也睜開了。

有好幾秒鐘的工夫他瞪大了眼睛發怔。閃爍的光使他暈眩，而他又莫名其妙爲什麼他被一株棕樹鈎住了覆臥在雪上，棕樹的繁密的枝葉作成了厚重的帳幕掩蓋着他。

雪光穿射那些掛在他鼻子前的濃郁地帶着霜花的碧綠的棕樹的針葉，白亮地燦得他兩眼發花。釘在他背上那個粗大的樹枝，不能掀掉。有一個誰的艱辛粗重的喘息聲，擾亂了這冬季森林的沉靜。

他注意地聽着。猛然明白了這樣喘得怪響的就是他自己的時候，他就將嘴張大。由於他這斥候兵習慣成的機警小心，他現在完全神經復常了，而且立刻認真了他目前的處境以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事情。他不禁冷汗直淋。他的心跳得響而又快。不論是最大的自制力。或是平均的呼吸，這會兒都不能止住這心狂跳，而這跳聲似乎充滿了整個森林。一種暈眩似的疲倦，又從他腿上來了，而且擴張到全身，將他整個兒浸在一種寂靜而麻痺的神經恍惚的狀態。這是恐懼，常有的無理性的恐懼，這是一個活人當突然看見自己落在除了死更無別路的陷阱的時候從生理上發生的絕望的抗爭。

他打算考察一下他的境遇。在一個被敵人佔領了的森林中，被太陽光無情

地照着，完全孤單地躺在那里，事實上除了腰間一顆手榴彈更無別的武裝，而又有那株棕樹壓在他身上。這棕樹使他逃過了敵方狙擊兵的準確的射擊，但也重重壓住他，也許會壓斷他的腿。他的來復槍早已在那猛烈的一炸時從他手中震落，而這一炸，便將他從原來的厚密的棕木叢內拋擲到現在這雪地，在一棵松樹之下，而且將他半死不活埋在這裡了。

那晚上，他們是兩個，——他，哥洛班諾夫，和他的好動的同艙舖的伙伴，科爾耶·歇丁。他們穿上白色的罩衫，蛇行到這裡，小心的，沒有聲響，兩個小兄弟，兩個走好運的紅色水兵，海軍分隊的兩個最優秀的斥候兵。在那邊厚密的棕木叢內，他倆伏匿了半小時，也許有一小時，然後打算爬行到棕木叢和這邊的一動不動的松林之間的那塊空曠的雪地上。他們靜靜地躺在地面，留神諦聽。他們的有經驗的耳朵，捉到了遠處來的克郎郎的武器聲音以及松林背後傳來的沙沙磨擦的聲音。不過他們所在之地却是一片死寂。

于是歇了對他做手勢，說要單獨向前去，接着就爬出那棕木的密叢。三步以外，就看不見歇了，只一個模糊的影子在雪地上移動，慢慢的，一點聲響也沒有，這只有歇了能夠。但是，即使如此，不知何處的近旁可就克克地響出了狙擊兵的低沉的槍聲，像是有人踏斷了乾燥的樹枝。然後，森林地帶的深沉寂靜又包圍了宇宙。

哥洛班諾夫等候了五分或是十分鐘，滿以為科爾耶一定會回來。曾經有好多次，遇到這樣的射擊，這在黑暗中未必有效，他們倆又復相見，都是平安而且好好的。可是歇了沒有回來。于是哥洛班諾夫爬行向前去救他，如果他受了傷，或者是看個明白，是否他已經傷重不救。然而當他移向前去約有三碼以後，第二次槍聲響了，這次是從另一個方向來，他左肩旁的凍雪飛起了一堆。他立即不動，死似的，這樣好久，等待那不可得見的的狙擊兵為的向暗中諦視過久而兩眼疲倦視線模糊。

但不久就有人拉着哥洛班諾夫的右腿。歇丁、他們分隊中稱之爲「神出鬼沒的斥候兵」的，却在他後邊。哥洛班諾夫爬回那棕樹叢，平躺在他的朋友的身旁。歇丁的熱辣辣的呼吸燙着他的頸子，他可以猜到這時歇丁正在神經質地微笑而興奮。正像一個獵人瞥見了目標似的。沒有出聲，光用了他這興奮的呼吸，歇丁說：「這地方到處有狙擊手……我們爬過這棕樹叢兒罷……我們得摸一下子。」于是他的矯捷的身體立即滑進了那叢莽去了。哥洛班諾夫在後跟着，小心地扳彎了推開了那些積着厚雪的樹枝。突然一個火柱在前面爆了出來；熱空氣灼痛他的面孔。還沒十分覺得他正被那不可抗的炸力拋擲出去的時候，他就失却了知覺。

現在，知覺又恢復過來，他明白了他是在昨夜被一個地雷的爆炸拋擲到這松樹下的雪坑裏，而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棕樹却落在他身上。他沒有動，只從那棕樹針葉的縫隙向外張望，他望着雪，望着那些樹，他找尋科爾耶。他看見染

紅了的雪堆里的一些可怖的東西，他就閉上了眼睛。

現在只剩他一個了。這是無可置疑的了。這就是結論。

白天才開始。耀眼的無情的太陽光泛濫在林木中，而在那些樹上坐着狙擊兵們，就是夜間搜尋襲擊哥洛班諾夫他們的。要離開那雪坑是不可能。唯一的辦法是等待到天黑，可是哥洛班諾夫也許等不到天黑就會凍死。因為即使他身上本來還有點熱力足以支持過這一整天，可是長時間的昏暈已經把他整個僵硬了。

太陽爬過那厚密的棕樹叢，又在松樹們的纏滿了黃色松脂的樹幹周圍移動。這一切都是慢慢的。森林像受了禁錮，靜悄悄地不出聲。

哥洛班諾夫想到一切，想得很多。只是不想森林，寂靜，和光明。他給自己想像一個暗濛濛的烏克蘭的夜，櫻桃林芬芳醉人，池塘中間關的羣蛙噪鳴。他把自己所知的能夠記得起的一切種類的黑夜都想起來了。他**只想到黑夜**。



掩護情侶們幽會的黑夜。便利了戰鬥的黑夜，疲倦者盼望的黑夜，以及讓人倒頭酣眠的黑夜。他真盼望這黑夜，在黑夜的掩護之下，他就可以從這棵樹底下溜出來了。過一會兒，他就睜開眼，望一下那些溶在耀眼的陽光中的松樹幹兒。

時間失去了一切意義。時間不移動。好像黑夜永遠不會來了。

失望抓住了他。他摸着他的手溜彈。那是最簡單的了，只要拉他一下手溜彈上的信管，他就會像科爾耶似的安靜地躺在那里了。他不用再默默數着自己的心跳。不用再找怎能到松樹蔭蔽下的方法。他不用再在等待是不可能的時候老是這麼等待，等待，等待了。

又一次，他的眼光瞥到那堆染紅的雪以及那個不動的屍體；於是突然間他感得他的朋友的熱辣辣的呼吸落在他的面頰上，他聽到他的朋友的無聲的耳語，他的興奮的微笑，而且肅筋一動。他想到，科爾耶·歌丁和他的愛人情話纏綿的時候。光景也就是那樣的將他那呼吸之氣觸動那些鬚髮的柔軟末梢的

能。而于是一次對於生的渴望緊緊抓住了他。他不得不活下去，爲的要對那些永遠停止了這熱辣辣的呼吸的人們取得報復。這一個念頭，在他看來極端重要，于是他緊一下他的筋肉，提一下全身的精力準備肉搏，振作腦力以備臨機應變，刷勵精神以加強他的憤怒。

忽然，森林的靜寂被破壞了。單調的隆隆之聲震蕩着大氣。棕樹們的枝柯戰動了，而且好大的一堆雪從這些樹枝掉落。一次又一次，那吼聲從高空的什麼地方又來了，哥洛班諾夫知道這是砲轟開始了；我們的砲兵正在把榴霰彈射進這森林，趕那些狙擊兵跑。森林活躍起來了。●彈片割斷了樹枝，斷枝紛紛落下。榴霰彈在周圍到處呼嘯。兩只烏鴉悄悄地掠過。一頭松鼠衝了出來，又立即躲進枝葉的深處，搖動了那些樹枝而且震落了粉樣的雪花。

接着，從不遠處一棵松樹上，慢慢地可及笨手笨腳地，從一條樹枝蕩到另一條樹枝，一個人溜了下來。

這人家的是外圍可又熟見的軍服，渾身嚴蓋密裹，爲的是要在森林裏長久守候。他下來，沒有开枪，他將他腰裏用以射擊哥洛班諾夫他們的自動步槍藏在樹上。一陣熱浪滾過了哥洛班諾夫的全身，他幾乎從那棕樹底下探身而出。可是轉念之下，他就伸手抓住他的手榴彈，現在他不再顧忌將自己暴露了。現在那狙擊兵也無心顧到這棕樹內的蠢動，——榴彈正在滿林子呼嘯，他的唯一的思想是找個躲避的地方。哥洛班諾夫設法把他的腿從樹底下拔出來了。他躬身向後，靠着一堆雪，準備一躍而出，扔下手榴彈，便奔進那邊的棕樹叢，可就在當兒，一件熱而重的什麼東西掉在他身上。

還沒弄清是怎麼一回事，哥洛班諾夫猛然將肘子往後一推，當聽見一聲呻吟的時候他立即一個旋身擺脫了掉在他身上的那個東西。

這是又一個狙擊兵，他就住在哥洛班諾夫頭頂那株松樹上，他現在却從樹上跳下來，打算在樹根的那個雪坑里取得隱蔽。肉搏的時間雖短，然而猛烈。

那敵人打算拔出腰間的短劍來。哥洛班諾夫呢，一面鉗住了敵人的手，一面在找武器。他又次抓得了他的手榴彈，就當作鎚子一般奮然揮起，向敵人頭上猛擊，一下又一下，直到他頹然仆倒。

憤怒的渾身發抖；他從那狙擊兵的腰間抽出那口短劍來，又在那僵仆的身上找了幾下。于是他托開棕樹的枝葉，探首向外察看。沒有想到隱藏。榴霰彈仍舊穿過滿林子呼嘯，爆炸聲在空中怒吼，轟擊依然是堅定而慘酷。哥洛班諾夫對那被他殺死的敵人看了一眼，又朝上看着那松樹，就爬上去了。

在樹枝間，他找着了那狙擊兵的巢。這巢掛着一枝自動步鎗，許多夾的子彈，行囊內有有限糧，銀鏡和一只水壺，——一切必要的給養，夠他登在樹上等候救濟。那怕等個三天也不妨。榴霰彈在空中慘嘩，在空中呼嘯，于是在這一時期第一次，哥洛班諾夫開口說話了。

「幹得好，」他大聲說，「那班傢伙在這樣的砲轟之下，總不會再坐着……」

于是他把自己坐得更舒服些，端起那自動步槍，等着，而當榴霰彈在樹枝頂上爆裂的時候，他就縮頭閃避一下。

以後，第一個被他幹掉的，就是先前跑去找躲避的那個狙擊兵。當砲轟停止了的時候，這傢伙從他給自己掘的那個地穴內探出頭來，像一只老鼠似的嗅着。哥洛班諾夫已經舉起了槍，可又轉了念頭。他讓這狙擊兵爬上一棵松樹，待他爬到一半然後照準他的前額一槍。這狙擊兵張開兩手倒撞在雪裏。那樣子極像是一顆榴霰彈打中了他。

在找得第二個目標以前，哥洛班諾夫不得不要等了好多時光。樹林內空無一人。顯然，這裡只有這兩個傢伙。哥洛班諾夫拿起望遠鏡，小心地轉過身去，從他身後的葉縫往外瞭望。那時太陽快落山了，他望見了一個軍官模樣的正從那些松樹後面遠遠地走來。哥洛班諾夫瞄準了射擊。那軍官倒下。立即另有兩個人從森林中衝出來，奔到那軍官身邊。這兩個在軍官身邊也被射倒。

天色漸漸黑了，現在哥洛班諾夫可以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那松樹上。他正等待敵人的救兵……

很有點兒黑的時候，果然來了，——四個，滿有把握地，毫不在乎地走着。當他們走到那死了的狙擊兵跟前時，停止了脚步，彎腰下去看，而且吃驚地交談。一個跟着一個，這四個全都倒下：兩個是在第一個的屍身前，第三個在一棵松樹腳下，他正向這松樹跑，第四個則倒在雪裏，正在歐丁的屍身的旁邊，夜色蒼茫。歐丁的屍身已經是一個不大看得見的淡淡的影子了。

事情非常明白，槍聲會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一會兒，哥洛班諾夫就看見閃閃的火光從暗處四面八方來了。哥洛班諾夫所在的那株松樹已經不折不扣被包圍起來。子彈呼嘯着飛過，削下了樹幹上的皮，可沒有一顆子彈傷着他。等待了一會兒以後，他就悄悄地敏捷地滑下樹幹，蹲在地下那雪坑中了。

他摸出手榴彈放在一旁，將那枝自動步槍架在棕樹枝間。槍聲更加緊密

了。敵人是絕無來了。他從黑暗中瞭望模糊的人影，可是只能看見閃閃的火光。雪片和被子從樹下和斷枝紛紛落在他身上。敵人正把他們的火力集中在松樹頂。他等待着。

俄而射擊停止了。顯然敵人也想到松樹上那個巢這會兒一定空了。他聽到響亮的人聲。他們正向這松林來。

哥洛班諾夫抬頭朝天空看。星星透過了濃霜向他睜眼。他將自動步槍的槍筒擱在那死了的狙擊兵的身上，（樹頂那個巢的舊主），伸手拿起那手溜彈。

但是，夜的濃黑又一次被裂開，榴霰彈又一次嗥叫而來。我們的人又重新轟擊這座樹林了。哥洛班諾夫又將手溜彈掛在腰間，將子彈夾都放在衣袋裏，當然是那一支自動步槍，他開始爬回那棕樹叢去了。

早晨，他已經回到自己隊伍里。

## 紅 星

伊凡·勒作  
孫 偉 譯

魯琪亞孤單單地留在家裏面。她養大了三個孩子——女兒瑪林娜，兒子密可拉和達多西。丈夫早早死去了，她獨自把孩子們教養成。後來他們從專門學校畢了業，就四散到各方面去。接着開始了戰爭。女兒在頓巴斯嫁了人。而兒子們……

我的兒子們呀，上尉們！

去問問人家吧，

媽媽怎樣撫養了你們，

怎樣送走了軍隊……

有時魯琪亞望着自己孩子們的像片，唱着，當她剛知道大兒子在黑海，小



兒子在空軍中都做了上尉後，她除了「我的上尉」以外，再沒有別的可以稱呼他們了。

「不知道我的上尉們怎樣了……」

「就是從上尉們那兒收到一點兒消息也好。」

讓母親們和妻子們驚恐不安的日子來臨了。人們起頭是從報紙上，從無線電里知道了戰爭。以後又在德國人的空中炸彈爆炸的轟響中親耳聽見了戰爭。魯琪亞安靜了下來，停止了去唱她的上尉們。

德國人來了。他們夜間來燒村莊。村莊燃燒得像蠟燭似的。魯琪亞攜帶着所有的財富，在院子中等着。但是水池這邊岸上的茅屋竟然保全了。

驚恐不安的日子長久地繼續下去。德國人照自己的辦法在村子中統治着，燒掉了些什麼，又給自己弄走了些什麼。

游擊隊們不讓他們安靜。他們睡覺的時候也是害怕的。每天晚上在小樹林

後面發生激烈的戰鬥。鎗聲在村子里響着。

德國人逼村子張貼了佈告，說是在小樹林後面打垮了又消滅了上尉古爾塞的游擊隊。上尉自己已被殺死了，他的腦袋掛在村蘇維埃的房子旁邊的桿子上面。

魯琪亞也去看了。實實在在地，在從前釘着佈告牌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可怕的人頭。到如今魯琪亞還說不出來那個頭顯是多麼令人可怕。可怕的原因，在於它不是在人的雙肩上，而是在桿子上。並且主要使她想起了親生兒子的命運。

帶着更加沉重的心情，她回家來。如果不是爲了眼淚，她想跑到街上去，像所有的人那樣，可是她不願讓人家看出眼淚的。

她沿着堤堰走往牧場，又從牧場那兒順着菜園子走着。

剛越過鄰家的菜園走到自家菜園的時候，看見肥料堆下面的雪地上躺了個

人。有條血跡差不多是從小樹林那邊伸延過來的。肥料堆上的雪弄鬆散了，弄掉了。

連朝四下望望都沒有，連什麼也不想一想，就向那個人彎下身去，嘴里說着：

『我的天呀，是活的呢，還是死的呢？』

並沒有回答。老魯琪亞聽到的只是沉重的呼吸。她看見了是個受傷的人，穿着氈靴，沒有帽了。血浸着的頭髮粘在頭上，皮外套上也全都是血。她把這人的面孔翻轉上來，解開了皮外套，用牙齒撕開了襯衫，用自己的手巾包紮起了創傷。

德國兵喧嘩着從鄰近的街上走來了。一條狗從倉庫下跑出朝他們吠叫，自動步鎗的射擊聲響了，打中了狗，子彈飛散到四方去，並排落到雪里面。

魯琪亞忽然感覺手肘近處的臂上發炙燒，好像蜜蜂刺螫似的。德國人的自

動步鎗發出的狂風的鎗彈，傷着了魯琪亞。她用另一隻手攔着手肘，很快地向茅屋走去。用水洗了傷口，苦笑了一笑：

「魯琪亞，你老了呢。鎗彈穿透了，可是只流出一滴血，勉強濕濕袖子。」

在戰爭的期間，這是魯琪亞最艱難也最幸福的一天。到晚上，她以不可思議的努力把受傷者弄進了茅屋。所幸茅屋既窄狹又寒冷，德國人已經來過這兒幾次都不願留在里面，何況茅屋又是靠近小樹林的。

這女人燒起了炭坑。她用一隻手做事，燒水，洗淨受傷者頭部的創傷，在出血的破處塗上新鮮的脂肪，用乾淨的布帶包紮了傷口；在受傷者的旁邊，在凳子上，一直坐到大天亮。

過去了不少的日子，現在他會說話了。他問這是在什麼地方，他是怎麼啦。說自己叫做烏斯吉姆。可是又是一潭絕天地不說話，默默想着。

德國人在村子比較少了些。留下他們指定的村長就走開了。森林中的游擊隊也安靜下來——走近前線了。

就在那時候，這人從床上起來了。

「媽媽，我不叫做烏斯吉姆……」

「怎麼回事？」她驚愕地張着兩手，望着他，「難道……?」

「那些好人們現在叫我古爾基上尉，」接着，微笑了一下。

「孩子，我們曾經在桿子上看見過你的頭呀，德國人掛上的。」

「媽媽，剛剛不是我的。我的頭對烏克蘭還有用處呢。」

夜間的時候，仍在冬天開頭時遇見他的菜園子那兒告別了。魯琪亞又成孤單一個了。

上尉到哪兒去了？找到自己人嗎？平安嗎？她又唱起兒子是上尉的歌曲。而且向人家講述起古爾基上尉的故事。

一個嚴寒的漆黑的夜晚，在天空中，那不知疲倦的，永不休息的飛機嗡嗡的響着；魯琪亞畫完了十字躺下睡覺，隨即聽見有誰在敲窗戶。她起來諦聽着，窗外微微地有雪在腳下面吱吱響的聲音。接着重新有了敲叩聲。老年人是什麼都不怕的。她喝叱道：

「是誰？」

「開開門，媽媽！」

拔去門閂，退後了幾步。有四個人走進門廊里。襯着白白的雪，她察看出來他們的肩上掛着武器。但她一點也不驚慌。不安只是深深地，深深地沉落到心底了。

「進屋子來吧。」她燃亮了爐子上的燈盞。進來的人望起捲着窗帷的窗戶。輕鬆地笑了一下。魯琪亞審視他們的面孔，爲的知道他們是誰，幹什麼來的。這四個人全是不認識的。有一個完全是老頭子，長着像聶泊河哥薩克的濃

的鬍子，剃過的鬚鬢；其餘的是年青人。穿的很好，全都武裝着。

「孩子們，是游擊隊員嗎？」末了，她問道。「脫下衣服烤火吧。」

「不，媽媽，不是游擊隊員。謝謝你讓我們取暖。對不住，我們來遲了些，沒有功夫了。」

「你們需要什麼呢？……」

灰白鬍子的伸手到裏面的衣袋中，取出一片紙，轉過來向着她：

「媽媽，你是魯琪亞·司梯班諾夫娜·伊凡涅茨嗎？」

魯琪亞點了點頭。那時，灰白鬍子的人展開了紙，莊嚴地讀道：

「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指令……」

魯琪亞腳站不穩了。兩個年青人攙扶着她。灰鬍子的繼續讀出：

「以蘇維埃政府的指令，你被頒贈紅星勳章。」

「我的天呀，為什麼？」

命。」

「爲了你奮不顧身地救出了游擊隊的光榮的指揮官，上尉古爾基的生命的。」

隨後就告辭了，從院子裏領他們到黑暗中，指出她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古爾基上尉。

在茅屋中，在燈盞的近旁，紅星燃燒着紫紅色的光焰。飛機的摩托馬上吼叫了，魯琪亞慫慫地向它揮動着淚水濡濕的手。



## 南下

M·邵洛霍夫作  
曼斯譯

太陽從正燃燒着的灰沉沉的三角形煤渣堆後出現了。剎那間，那血紫色的光影便投射在雪線上了。一刻，又射到礦工們底小屋頂上，射到冰凍了邊緣的窗玻璃上，射到覆蓋着灰白色霜層的路旁的楓樹上。掃雪機在那隱約蒼茫的小山上跋涉着。猛然之間，一道緋亮的玫瑰色的閃光，照得得幾乎看不見那堅實而平滑的路面了。

黑壓壓的人羣，沿着公路從東向西進行着。有一隊中的幾個人落在隊伍底後面，捲着香煙來吸。

「這些人是誰呀？」我底同伴向一個穿着骯髒而裝有棉絮的加克的，強健而肩膀寬闊的青年詢問。「他們是往那兒去呢？是作防禦工事呢，還是作其他

的事情？」

那個人很有味地吸了一氣香煙，隨即回答說：

「我們嗎？我們是屬於頓內茨礦區管的。我們是去開礦的。那些礦場都滿藏着煤炭，而且又在動工開採了，曉得嗎？」

那些掉隊的人們，慌慌張張地追上了漸去漸遠的縱隊。那冷颼颼的空氣傳了過來，還帶着那幾百個去恢復已經破壞了的煤礦的，頓內茨底主人們底整齊的腳步聲。

在那前進的行列之中，有老行伍——老有經驗的礦工們——也有年輕的小夥子。假若那些再回到他們底崗位上的僵僵的老工頭們，是代表着頓內茨底過去的話，那些中年和青年的礦工們，便是代表着頓內茨底現在和未來了。而那年輕的礦工之精英，在這前進的人羣裏邊，是不容易多看到的。因為年輕而強壯的人們，都參加了潘菲洛夫師團，開往遠遠的西戰場了。他們爲了自己底

故鄉，頓內茨區而戰鬥着。爲了用勝利的榮譽來表揚自己底偉大的祖國而戰鬥着。

意大利人底重機關槍底呱呱之聲是得到回答了，我們底重砲作了還擊的放射。血戰繼續了一夜，在天剛黎明時候，是更加激烈啦。駐紮在頓內茨區的德意聯軍，正用着那絕望的掙扎的戰鬥來保衛自己。人們必須捨掉那溫暖的房舍，離開那鄉村和市鎮去充分地供給燃料，而且必須緊緊地跟在掃雪機底後面；在那兒，怒吼的風暴、大雪、和那像烈火一樣的侵人的冷風，刺射着每一個人的骨髓。使他們不能支持。

但是他們是不能隨便的啊，我們底隊伍底打擊，阻止了他們底進行；逼迫着他們，使他們一次次地轉移陣地；在西戰場底各處，都常常退却。在他們底慌張的逃竄之中，扔下了許多武器和軍需品。

不論在什麼地方，那些使用着數國語言的法西斯流氓羣們，大概都同在南戰場一樣的，有着野蠻的表現。被我們底戰士所活捉來的俘虜們，是多麼的雜亂和擁擠啊。真像爛污濁的水池喇，它是由那些繳了械的兇手們所聚集成的；他們昨天還在向非武裝的烏克蘭的平民身上洩憤呢。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是德國人意大利人和羅馬人；不過，也有匈牙利人和芬蘭人在內。他們真可稱之謂：

「……多麼雜亂的臉面和服裝喇，

多麼混淆的種族，語言和生活習慣喇！

爬出他們底住所，獸窠和洞穴，

湊合起來從事搶劫和掠奪！」

——普希金

就是搶劫和掠奪撮合了這些兇殘的惡黨；他們在那繃着卍字的十字旗的旗幟之下搶奪和劫掠。就是那些懷着深恨全人類的心情的強盜，放火者和殺人犯

們，把我們底繁華的城，摧毀成一荒涼」的地帶了。詩人普希金說過：

「……冒險，殘殺，姦淫和欺詐——」

是這可怕的族類所組成的連索

他就是他們中底一個呀，懷着一顆冷石塊樣的心

做出過各種各樣的罪惡

他用無情而毒狠的手殘殺

無抵抗的弱者

他拿着嬰兒底號泣取樂

他永不會寬恕和宥赦

像受了愛情底命令所指使的少年一樣

很高興地作着犯罪的事業」

就以被捉到的俘虜來說，他們全體底外觀，也遭受着劇烈地變化。看他們

亂糟糟地擁擠在一個房間裏，因寒冷而顫抖着，自己吹着雙手來取暖，他們底沒有修剪過的臉面是污濁和蒼白的，他們底沮喪的眼光看着似乎是很有人性的。從他們底沒洗過的身體和骯髒的制服上所發散出來的強烈的臭氣，簡直使人發嘔。那裝在意大利鎗隊底帽子上的雄鷄毛，現在已經纏摺而污濁了。那些在戰壕裏就生了蝨子的德國人底身上，都發出了臭氣。一個意大利的軍官，穿着一雙女人底長腰毛襪子，這顯然是從某個集體農場的女人那兒偷來的；他長伸着手去要紙煙吸，嘴裏還嘟囔些什麼，他似乎有兩個月都不曾吸過煙了。

這些便是在這兒所看到的呀，再讓那些在不同的環境中看到他們的人，來繼續講述吧。考庫林琴科，一個集體農場的農夫，是最近才從法西斯底魔爪之下逃出來的。他時時在那破襪的工人服底鬆開的領子上亂摸着，就好像它正在窒息着他似的，他用他底緩慢的無精打彩的音調告訴了我們他底故事。

「……在剛剛接近黃昏的時候，他們底自動腳踏車向村中疾馳過來了。隨

後來了半打運克車，後面緊跟着乘有卡車的和地走的步兵隊。在將要入夜的時候，某一部分的一隊特種兵，在我們底村子裏住下了：一個黑色的線條，附着在兵士們底帽上，並且他們底臉色看着是非常毒惡的。……

「於是，事情開始發生了。這苦痛的回憶，是足夠使人復燃起憤怒之火的啊。他們把我們底女孩兒捉住了些，拉進學校底房子裏去；拉她們，是扯着頭髮牽過雪地的啊。他們侮辱她們，一直到他們底獸慾滿足之後，就殺了三個——馬美亞，姐娜和一個從鄰村弄來的少婦——把她們殺死在校舍底右側。隨後，他們又把那些尸體托出庭院，亂堆在門口。

「德國人們，成夜在農場裏到處搜尋着，殺害着家禽和家畜，還逼迫着女人們來替他們烹炒。他們翻遍了箱籠，清掃了在廚房內所能找到的東西。……就好像烈火在村中盛熾地燃燒一樣——在深更半夜裏，牛羊慘叫着，狗兒狂吠着，女孩子們哭號着。那聲音噴霧得那樣的可怕呀，以致使我們不敢走出房子

來。

「天將黎明的時候，安靜了一陣。在天色大亮的當兒，我去到公園門前，看見我底緊鄰伊凡諾維奇，直挺挺地躺在靠近水井的地方，死了，一隻空空的木桶歪倒在旁邊。是德國人把他殺死的，因為他在黃昏之後，還想去打一桶水的原故。按照他們底法律，在夜裏，平民們是連自己底廁所也不準去的。那天早晨，另外一個村民被殺了——是一個剛剛十二歲的小娃兒啊。他走近了他們底一部自動車，想要對它看清楚一點——你曉得小孩子們是多麼的好奇吧——

而一個德國人，就從門口用連發手槍打死了他，他們不允許我們埋葬那些被打死的人。你可以想像得到那母親底心情吧！她從窗子望出去，看見她底孩子倒在靠近斜坡的地上，半截身子被雪堆掩埋住了。在她看到他的時候，暈過去了，房中的人們噴水在她底身上，去喚醒她底知覺。我也看見過那個孩子，是當我被迫着去參加他們底集會的時候。因為我必須走那兒過，所以我就看到了



他……，那便是他，那可憐的孩子呀，捲曲地凍結在冰冷的地上。那些與在那個學校緊邊的女孩子們，襯衣都被拉倒拖到地頭上了，而且還用一節電線縛着呢，她們底腿統統都成爲紫色了。那些必須從這學校旁邊經過的人們，也都寧願走一個繞灣的道路了。只有在這特別險走過了之後，我們才能把這被殺了的人們埋葬起來……」

老人不經心地取出煙來，同樣不經心地放在手指間彈弄着。在路微停頓之後，又繼續說下去：

「他們有因個人，被派住在我底房子裏。在剛剛開始的第一天，他們就殺了一條還帶着小豬的母豬，和一對綿羊。他們拚命地塞飽了肚子，並且把所剩下的帶走了。甚至連皮也沒有留下。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他們便翻尋着我們所有的物件，把他們所心愛的東西都裝進他們的衣袋裏。他們帶走了我們一大堆東西。我底羅靴是在他們停留的最後一天才弄走的；他們就要離去了，在那盛滿

了裝飾和各種東西的車子將開的時候，我恰巧倒暈了；他們之中的一個瘦傢伙，袖子上帶一個袖章，指着我底靴子，表示要我脫下來。我對於這隻最後的氈靴的被剝削，感覺到十分的爲難。於是我向他們哀求；但是那個豬；——那個帶袖章的傢伙——臉都氣白了，立刻抽出來復槍，用刺刀尖對準我底咽喉，隨即怪聲怪氣地高叫着。我那個老女人在哭泣着向我喊叫：

「脫下它們來！立刻脫下它們吧，不然的話，他們就要殺死你哩！」

「我駭得不能說話啦，像啞吧一樣地站在那兒，腳手都抬不起來了。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算完啦！」那德國人照我肚子上踢了一腳，我跌在一條長凳上，捧得氣也出不來了。我喘息着，張大了嘴去試驗着恢復呼吸，但是——點兒用處也沒有，在我底眼前，一切的一切都模糊起來了。……我底老伴當像少婦一樣敏捷地撲到我底身邊，脫下了我底靴子，馬上遞給那德國人。他正要對我再發脾氣，想用刺刀幹我了，當他看到那氈靴在我老女人底伸出的手中

時，變成和氣的了。於是，他拿了那靴子，輕輕地打了我底臉，隨即就把它們穿上了。那站在門邊的另外三個人笑起來了，就好像這件事是玩把戲似的。那個瘦傢伙穿好了我底氈靴，把他自己底軟皮長馬靴裝進袋子裏，帶氣地瞪我一眼，就離開了這座房子。

「他們是走了，但是不久之後又有一隊新的開進村子裏來啦，這一羣也並不比那第一羣好些，不幾天之內，便把全村搜括得淨光了，光得像一個剛生下來的雞蛋一樣。」

「一個好軍隊，我真想不到，」一個在場的滿臉雀斑看着滑稽的年輕的上尉叫着說。

「他們沒有軍隊！」那老漢鄭重地說：「以前他們或者還有，但現在是沒有了。至少說我沒有看到過。我自己也是一個老行伍，我參加過日俄之戰，也攻打過現在這些德國人底父親們。我也知道正規軍們應該像個什麼樣子；但

是，這些傢伙們，原諒我吧，我以前是根本沒有見過的。

「在從前，曾經被允許掠奪，搶劫和偷取人家底財產作裝飾嗎？當然不能否認我們也曾經征收過糧秣；但是，我們曾經連人家底尿布都剝奪去過嗎？沒有，我們永沒有摸過它們，永沒有在老人們底腳上搶下最後的一雙靴來。我們既沒有和小孩子作過敵，也永不會射擊過一個婦女。而現在呢？德國人是什麼界限也沒有分過。他們歡喜什麼便作什麼，想到什麼便作什麼。再說，一個軍隊底裝束是應該像個樣的，但是，看看他們吧！其中一個穿着大衣，另一個穿着從我鄰居那兒偷來的生羊皮加克，而第三個則用一個女人底外衣套在制服外面，誠然他們現在是都武裝起來了，但是，在往日也不過是些常年流浪在公路上的光棍而已……」

「在這之後，我得到了一串子新的寄宿者。這一羣在這兒住一天，第二天便又換了另一羣，他們統統是來自不同的國家的。一個宣佈說「我是一個波蘭

人。」另一個說：「我是個匈牙利人。」而第三個則只是緊緊地噘着嘴。但是我們只要從他那鬼鬼祟祟的眼光上，也可以看出他是個德國人了。但是、對於他們所宣佈的國籍我却不敢十分相信。「你們都是些愛說謊話的混蛋啊！」我暗自想着：「你們決不是波蘭或匈牙利人。假若你真是波蘭人的話，那你一定要去爲自己底波蘭作戰了。假若你是匈牙利人的話，那你也一定要去爲你底故國匈牙利作戰了。你們恰巧是一羣養育在同一個污濁的所在的王八羔子，而且在你們之間，是什麼也不能談的。……」

「這兒便是有一天我偶然遇到的一件事體：一個德國底下士走進房子裏來，對一個自稱爲是匈牙利人的士兵，冥冥地說些什麼。好啦，我看那個匈牙利人對於那傢伙所要談的一切，簡直連頭尾都摸不着。他站在那兒。聳着肩，擺動着手，臉上露着極其傻瓜的表情。當那傢伙說完的時候，那個匈牙利人也喃喃地，用他自己底語言唧唧些什麼，此時，那下士戰索索地立在那兒，臉上

完滿着憤怒。

「他們在談判的進行上，就像兩頭羊一樣，每個人都是用自己底語言向對方說話的，很顯然的，有一個是純粹的希臘人。在他們之間，是沒有共同的語言的，除非那作強盜的談話，如：麵包、雞蛋、牛奶、番薯——交出它們來或其他。這些話是他們統統都曉得的，並且跟隨在他們所說的語底後面，要揚揚他們底刺刀，拿結果一個青年的性命來嚇唬人；或者是把洋火盒子搖搖，拿燒房子來威嚇人。你說——一個軍隊。他們是沒有軍隊的，他們僅只是一羣從同一個牢獄中放出的關久了的禽鳥。」

天漸漸地黑了，外面十分的寒冷，煤塊子正在屋內歡快地燃燒着。那老漢從牀上拿起他底舊加克，一方面去穿它，一方面嘴裏不停地噓噓着。在他剛將袖子插上一半的時候，又把他底談話重覆一次：

「不，他們沒有軍隊。你可以拿我底話作爲證明。」

上尉對那老者相嘗恭敬地說：

「老爹，你所說的當然是真的啦。不過，他們也有他們底理想啊，而且他們是正在爲着它們而作戰哩。」

那老頭子受驚似的呆了一刻，加克只穿了一半；隨後，克服了他底驚訝，嚴肅地說：

「理想？什麼理想！他們沒有任何的理想，而且那個字對於他們是不適合的。」

「但是，他們如此作了。」上尉堅持地說，眼光裏閃出微笑的影子。

老人坐到牀上，眼光銳利地注視着上尉，繃起了深灰而微帶紅色的眉毛。當他說話的時候，聲音裏表露着諷刺的樣子：

「那麼，請講解給我聽吧，司令官同志，什麼是他們底理想。的確，我是沒有多大學問的，我很可能對那個字了解得不正確……」

「你現在不要生氣吧，老爹。」上尉用很溫和的聲調回答說：「你所說的恰巧就是他們底理想啊！在五天以前，我們包圍了他們底三十多輛輜重車中的一輛。德國人們隱藏在那些車子後邊射擊着，雖然他們並沒有一個實現目的的機會，但是也沒有退讓。有一個青年橫臥在我底近旁，他是最近才抽調來的。好啦，當他看到德國人作了一陣頑強的抵抗之後。對我說：「這些法西斯們顯然是有理想的啊，上尉同志。注意他們吧，他們是不願意投降的」。「你等着看，」我回答：「當我們把他們消滅了的時候，便可以看出什麼是他們底理想了。」

「好啦，我們把他們肅清啦，隨即開始來檢查那些包裹，這些輜重車是往後方開的，我們知道他們從受損害的人們那兒奪來向後方運送的是什麼。我們把那些包裹打開了一個，那裏面包的的確盡是些小孩子底鞭子，印花布和其他布匹，女人們底外衣——春大衣和毛大衣，一小包一小包的黍子，厚底鞋和一



些別的傢具。我們又打開了另外一個——恰巧是一樣的。——向那個猜測德國人有理想的年輕紅軍招招手。「你看到他們底包裹所包的是什麼嗎？」——我問他。「我看到了，」他回答。「好啦，那就是他們所有的理想啦。那也就是他們作戰的目的了。他可以把他們底大部分的理想包進這個包裹裏。另外用白洋布把它遮盖起來。你現在明白了嗎？」「當然啦！」那年輕的紅軍微笑着對我說。」

那老人很注意地聽着上尉底談話，跟着他就用不可壓抑的很高的聲音說：

「你弄錯了，孩子，雖然你是一個司令官，你並不懂得理想是什麼東西啊。現在，讓我來講給你聽。拿我們集體農場底主席伊凡作個例子吧。他走來說：「把乾溝築起一個堤擋，然後在裏邊養魚吧，公民們，這並不是一個壞的理想啊。」好啦，所有的人都來工作啦，而且終於把這件事情完成了。在戰前，我們就可以給市場上供給一噸半鱈魚了，而且自己吃的還不算哩。

「又一次，他說：『朋友們，大家想想看，建築一個柴油機的磨坊怎樣

呢？」他不停地爲他底理想奔波着；不久，周圍的集體農場，都把他們底穀子拿到這兒來磨了。他同樣地想着建設蜂房或養喜林斯克羊，另外還有許多別的事情。

「現在，你總可以明白理想是什麼了吧：所謂理想，年輕的朋友啊，就是那些對於人民有益的事情啊。而你現在却拿這樣漂亮的一個字眼來加給強盜，強盜只是強盜呀，別的什麼也沒有的。那些德國人搶劫嗎？怎麼樣！在他們底字典裏，是沒有「理想」這兩個字的。對於這兩個字，人們必須把武器伸展到德國人手中去保護它們。否則，就要被那些蠢豬們弄髒了。你還年輕，有許多人世上的事情你還不能明瞭。這是實在話呀！」

## 意志

V·克特琳斯卡亞  
張郁康譯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正是飛機場上戰鬥機越來越少，但是，每天都有很激烈的空戰。

每個飛行師天天都要飛出許多次，去和數量較多的敵機迎戰，用優越的技術和勇敢來彌補飛機數量上之不足。

有一天，所有的飛行師全都飛回來了，只等阿里葉夫一個人。阿里葉夫還不見回來。航空機械師巴波夫獨自個兒鬱鬱地凝立在曠場上，仰着面孔。他的眼睛一直的釘着被白茫茫的雲層遮住的天空。他的飛機沒有飛回來。

隊長走到曠場上，站在迅速和巧妙偽裝起來的一排飛機旁邊，被他的飛行員們圍繞着。

飛行師們沉默着，隊長也不說話。隊長眼睫毛裏湧出了眼淚。或者這是因爲他長久的凝視天空所致？

「十三點零七分了一！不知誰說話了。」

他們站着等了半個鐘頭，阿星棄夫還是沒有回來。

巴波夫忽然喊出：

「來了！」

還看不見飛機，但是巴波夫看出了，——在白霧中一個窄細的銀色的小棍。

「是他！」

隊長把頭轉到一旁，擦了擦眼睛，然後嚴厲地看了一下錶：

「十三點十六分！」

飛機起着奇怪的寒熱症。現在，當牠隨着每一分鐘飛近了的時侯，可以看出牠全身怎樣的震動和搖擺着。飛機開始降落，但是，好像很沒有把握，一起

一伏的，好像要墜落下來，又好像駕駛這架飛機的是一個不熟練的飛行師。

阿里葉夫使飛機平穩地，三點着陸地降落。但，這以後，飛機無力地跳躍了幾下，然後傾斜到一旁。這時候，阿里葉夫應該像平常一樣從機箱裏跳出來。但是，這一次他沒有跳出來。

「找醫生！」隊長發出簡短的命令，急忙向飛機跑去。飛行師和機械師們跟在他的後邊。巴波夫第一個跑到飛機旁，第一個發覺機翼被槍彈打穿，方向舵碰彎曲了。此刻他並沒有想到飛機的事，但是，就是在他很焦急的時候，還是不情不自禁的不能不用專家的眼光掃視一下飛機。他跳上機翼，就在上邊呆住了。

x

x

x

x

半點鐘以前，阿里葉夫開始和敵人的三架驅逐機戰鬥。他只有一點長處——果敢。他以果敢的精神猛烈地攻擊敵機，擊落了他們中間之一架。法西斯飛機

機體煙和火焰盤繞着，旋轉地墜落下去了。

「第五架！」阿里葉夫大聲地喊，好像人們可以聽見似的。這是他第五次的勝利。一種被戰鬥所喚起的愉快的陶醉感包圍住了阿里葉夫。第六架，第七架敵機正向他撲過來，但是，他對勝利有信心，所以馬上迎着他們飛去。

「一架對二架！這已經不壞了，可以交戰了！」

「把穩啊！」他放開發門喊了一聲。

瘋狂的激戰開始了。阿里葉夫駕駛的飛機忽上忽下地圍繞着敵機旋迴，子彈像雨點般灑在敵機身上。對方也向他射擊。每次當敵機射來的子彈打中機身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忠實可靠的飛機怎樣顫動。以後，他又覺出，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肩膀和左手腕上整了一下。一顆子彈碰到方向盤上，另一顆就在臉前擦着飛過，把他的前額刺燙了。他設法避開火網，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衝過去迎戰，他被勝利的熱望佔據了，他年青，有信心，他只有向前，不會退後。

他沒有想到死，他只要活；就是因為他要活，才勇敢的去迎戰。這是因為他把他的生命寄寓在勝利中、技術中；表現在他模範的服務於自己的人民和對自己的事業勝任愉快中；他的生命在真理中，在自己的技巧中。他只有二十三歲，他的腦子，他的神經和他的雙手無盡量的並且忠實的供他使用。

「第六架來了！」阿里葉夫把自己的飛機向敵機正面駛去。他們越飛越接近了。阿里葉夫等待着，他的全身都緊張。「他就會忍耐不住的，一會兒就會轉向一旁的！」阿里葉夫重覆的自語着，壓制着自己要躲到一旁的本能的慾望。往西斯蒂第一個躲開了。阿里葉夫馬上開始用機關槍射擊，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毋寧說是覺出在他背後的第二架敵機。於是，即刻一下劇烈的打擊，打在他的肩胛骨上，使得他喊叫了一聲。頭暈起來了。阿里葉夫咬緊了牙根，自我控制力回復了，他看見一架被擊傷了的敵機冒着煙飛走了。剩下一架。「一抗一——這已經是好事情了！」飛行師把飛機向下馳去，要躲開那緊追

在尾後的法西斯蒂。

一顆新的子彈陷入他的頸上。奇痛把他的手從方向盤上拉開。飛機向旁邊一斜，就墜落下去了。阿里葉夫盡着最大的努力來平衡機身。他的口裏滿了血，血窒息着他，射過來的一排子彈又顛簸起機身，兩顆子彈打到阿里葉夫的頸上和手上。現在他的兩隻手都受傷了。褐色的血跡印滿在方向盤上。但是，戰鬥還沒有結束。敵人還活着。阿里葉夫克服了痛苦，猛然的把飛機升上去了。復仇，勝利和生存的慾望，現在牽引着他去作生死的決鬥。

當法西斯飛機失掉了管制，笨拙的把自己的鼻子插到土裏的時候，阿里葉夫清醒過來了，他環視了一下那馬上就顯得遼闊無際的空曠的天空，他忽然感覺到他是獨自的正在駕駛着一架被擊傷了的飛機，在敵人佔領區的上空飛行，他身受百傷，流血過多，傷痛和疲倦使他越來越衰弱了，而油箱裏只剩下了——一點點可憐的油了……被他擊落的第五和第七架飛機的餘燼還在地面上燃燒



着，第六架冒着煙飛走了。他自己呢？還有一架受了傷的忠實可靠的飛機，受傷的，流着血的軀體和他的意志，這個空曠遼闊的天空中再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但是，就在一個並不很遠的地方，在東邊，是他的祖國，也受了傷的，但有着堅強的意志。把自己和飛機應當設法送回祖國的土地上，這固無庸如何，無論出多大的代價也要把飛機送到……

於是，他把飛機向祖國的方向駛去。

飛行的時間，大概並不很長。他十二時正飛出去的，他和敵機遭遇以前，時間，不過十五分鐘，戰鬥繼續了七分鐘或十分鐘……以天色來判斷，時間雖開正午並不很遠。但是，阿里葉夫覺得好像過了好幾個鐘頭了，他覺得痛的，並不是頸，也不是背或者手和肩——他全身都痛，好像他全身上沒有什麼健康的部分。他需要用最大的努力來支持自己，使自己坐着，睜開眼睛，看應當看的東西，把握方向盤，並駕駛飛機。

他盡可能的把飛機升得很高，因為那樣，假若沒有了汽油，還可以滑翔下來。但是，在高空，他的心臟開始劇烈的跳動，這對他是一件很壞的事情。血向耳根湧上。耳朵裏嗡嗡的響起來了，使他很痛楚，他覺得特別不好過，他竟不能不把眼睛閉上一會兒，把身體向後一靠，但是，背上的難忍的傷痛使他向前一撲，把胸靠到方向盤上。「難道我真要死了嗎？」——他忽然想起。死的思想對他並不像從前那樣奇怪了。這個時候，死在他簡直是一種安逸了，是痛苦的解脫，他可以擺脫於頭暈和嘴裏充滿黏膩的血的痛苦，他也不用再固執的駕駛這架飛機了。

「不！這是謊話！」他要喊出來，但是，已經喊不出來了，他固執的坐起來，向下望了一望，他看見升起的朵朵白煙和火光，他明白了——這是「火線」——他駕駛着飛機向那躲藏在乳白色雲霧下的親愛的機場飛去。應當把痛苦忘掉，把思想完全放到駕駛飛機上。」——他這樣決定了，他的決定好像當

真就實現了。痛苦消失了。飛機平穩的向前飛着。只有地面越來越遠，越模糊了，天空呈現着一種無生命的暗淡的光，而動作呢，——像不是自己的並且那麼緩慢。

阿里葉夫就要失掉知覺了。

地上發現了飛機。敵人的高射砲陣地馬上忙碌的開始動作。爆炸開的白色雲朵，在踉蹌而行的飛機周圍，跳躍起來了。

阿里葉夫一直到他的飛機被砲彈爆炸開時的波浪扔到一旁的時候，他才發覺敵人在向他射擊。他平衡了機身，努力把眼睛釘着前面，然後開始設法躲避高射砲彈。但是，使眼睛一直睜着，是越來越困難的事了。現在，閉上眼睛，死，是最容易，最簡單。「這就是我所希望的！」阿里葉夫對自己說，這種承認就是死亡。他閉上眼睛，放開了方向盤……一剎那間，他被一種從一切痛苦中解放後的安逸幸福的感覺包圍住了。但是，即刻有一個像針樣尖銳的思想刺

到他的腦子裏，——飛機呢？飛機還可以活一些時候的。巴波夫把牠修補一響，然後牠又可以參加戰鬥了……同志們站在飛機場上等牠，像他自己從前一樣。在最後的一架戰鬥機沒有飛回以前，決不散開，也決不離開機場。……不論無論如何也不成！……意志把他殘餘的一點力量集中在一起，並且對着一個方向——把飛機平安的帶過火線，送回家去。砲彈的碎片打到機身上，另一片飛進機箱裏，打中阿里葉夫的腿。阿里葉夫冷靜的注意到這一塊新的傷痕。現在任何事情都不能阻礙他了——他一定要把飛機帶回。砲彈的爆炸留在背後了。下面展開的他的親愛的鄉土。

飛機又開始搖擺，並且好像就要墜落下去了。阿里葉夫閉上眼睛，又重新睜開，來尋找飛機場。他看見飛機場了，開始降落。

阿里葉夫沒有一點力量，他有的是意志。意志戰勝了死亡。意志把馬達門

關上，看好了降落的位置，然後把飛機平穩地，照規矩，三點着陸地降落在機場上。

x x x x x

醫生在阿里葉夫身上找到十七處傷，其中三處是致命的。

「我什麼也不懂了，」醫生說：「他不能飛回來的」

但是，他的同志們懂得。他們脫下航空軍帽，沉默了幾分鐘。

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蘇聯「真理報」

## 老夫子

K·費恩  
張郁廉譯

爲了調整戰線，紅軍隊伍暫時放棄了小城V，這裏的居民也離開了，退走的路線是經過一個密林，他們走了幾個鐘頭以後，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個人驚慌地問道：

「西蒙老夫子，在那裏呢？」

大家開始尋找，在這裏休息着的人羣中找遍了，樹林各處也去尋過，並且大聲地呼喊：

「西蒙！您在這裏嗎，西蒙？」

但是，什麼地方也沒有找到西蒙，伊萬諾維亦。

回到自己的原位，大家沉默了一會兒，這時有個人說：

「你倒想寫什麼呢？一個舊式人物……」

「……」

西蒙，老夫子，魯賓佐夫從沉夢中醒來，街道上異常喧嘩的聲音使他很奇怪，他從床上跳起來，跑到窗邊，街道上連一德團兵，西蒙被轟塌變態的嘈雜跑開了。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怎麼竟會酣睡未醒呢？

……，被巨炮地一聲，從裏邊激開了。幾個德國兵擁進屋子裏，西蒙驚駭對屋角，德國兵並沒有理會，一直向衣櫃撲去。他們想罵着，彼此搶奪着西蒙的褲子，衣服和襯衫，很快地就把衣櫃裏的東西搶光了，所剩的財物，只要有一點價值的，德國兵全都裝到布袋子裏或者衣袋裏，其中有一個從廚房裏拖出一些鍋子和湯匙。

掠奪完畢，一個身材不高的小兵走到西蒙的面前，事後，西蒙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情形，有下列描寫：

「一個年青人，差不多是個孩子，面孔凶惡，遍鈍，眼睛迷縫着，可是一臉受了驚的表情。」

德國兵集中力量和注意力，重重的打到西蒙的臉上。

「我是教師，」西蒙用德語說。

「俄國人沒有教師！」小兵說完這句話以後，又打了一下西蒙的臉。

另外一個德國兵，年紀也很輕，又胖又粗，哈哈大笑了起來，把小兵推開，然後把手臂慢慢地伸展開，教育小兵，用力的一擊，西蒙受了這一擊就倒在地板上。

西蒙差不多不記得以後發生的事了，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大屋子裏，圓形飯桌後面坐着一個德國軍官，小兵正向軍官不知報告着什麼。

西蒙在這個小城裏已住了許多年了，他不但對這個小城中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所房屋和小城周圍十公里以內的情形都熟悉，就是對這個小城裏的每一間



屋子也很清楚，這一間屋子是屬於會計伊萬佐夫。

「你會講德國話嗎？」軍官用德語問西蒙。

「會，」西蒙回答了：「我是教師，我教小孩的。」

「你的職業，」軍官開始說：「對你已經沒有用處了，你現在暫時做我們的翻譯員，以後我再來決定你的命運，現在先出去吧！」

西蒙走到街上，走了幾步，覺得頭暈，兩腿無力，臉部痛得很利害。街上空空無人，西蒙蹣跚地走到街的拐角，臉部越來越痛得利害，西蒙用手帕擦了擦一下臉，手帕上染滿了血漬。

就在這道街拐角處的大廈裏曾經有個醫院，西蒙走進長滿了灌木的院子裏，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的醫生，迎着他走來。

「怎麼了？」醫生問。

「不好！」西蒙說。

「您受了傷嗎？」

「挨了毒打，」

「我來給你洗淨傷口，包好，我留在這裏沒有走，醫生不能把重傷的弟兄們留下不管，你就躺到那邊樹叢裏，那裏陰涼，我就來，把東西拿來。」

西蒙躺下了，醫生急急忙忙地向着屋子跑過去，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德國軍官和二十來個德國兵走進院子裏。

「站住！」軍官喊道。

「這裏是醫院，」醫生很吃力的用德語說：「這裏住着受傷的軍人。」

「你是醫生嗎？」軍官問。

「是，」

「治那種病？」

「我是內科醫生。」醫生回答了。

「扯謊！你是治眼睛的，不知道爲什麼，俄國有這麼許多眼科醫生。」  
站在軍官旁邊的德國兵跑過去，用力把醫生的一隻眼睛挖了出來。

醫生倒下了。

「永遠不要留一隻眼睛，」軍官嚴厲地對於兵士說：「萬一牠能看見東西呢！」

德國兵就把醫生的第二隻眼睛也挖出來了。

他們把受傷的人全都趕到院子裏，那些不能動的，也被他們拖過來了，屠殺開始了，他們用刺刀和刀子殺害那些重傷的人。

「留下五個人在這裏，照命令行動！」軍官說完以後，向大門去了。

西蒙在樹叢裏躺了一整天，天黑了的時候，他悄悄地進入醫院裏，在一間大的病房裏有一些重傷的人躺在狹窄的病牀上，西蒙在一個空床上躺下了，用被把頭遮起，一聲也不敢出。

「渴！渴！」不知誰用低弱的聲音說。

德國兵走到他的身旁。

「沒有渴的，*Forbiden*（註一）這是命令。」

這一夜，從每個方向都有人不斷地發出低弱的哀求聲：

「渴！」

每一次德國兵都走過去，溫柔地說：

「沒有渴的，*Forbiden*，這是命令。」

天明以前，一個受傷的年青戰士下了床，爬行到門口，那裏立着一個盛着水的缸，鍊子上掛着一個碗，受傷者伸手取了碗，德國兵站在過道裏很安詳的看着這位戰士的每個舉動，一直到受傷者把缸上的龍頭打開了，水流到碗裏，德國兵才慢慢地走近，把龍頭關好，然後把受傷者用槍打死。

白天天氣更熱了，從開着的窗戶飛進了許多蒼蠅，落到死屍上，又有一個

受傷者從床上下來，爬到水缸邊，德國兵又是很安靜地把爬過來的受傷者打死了，把碗裏的水喝了，把碗底剩下的水洒到躺着傷兵的床上。

傍晚，這個水缸的旁邊，躺着四個被打死的戰士。

天完全黑的時候，西蒙從床上爬下來，悄悄地向門走去，他平安的出了門，走到街上，街道上一個人也沒有，西蒙回到自己的家裏，他知道，園丁屋子裏有一柄斧頭，斧頭就放在過道裏，西蒙拿了斧頭，往街上走，走過自己屋子的時候，他站住了，凝立不動，過了幾分鐘以後，有脚步聲走來，德國軍官走到和西蒙並排的時候，他就用斧頭劈過去，軍官倒下了，哼了一聲，西蒙繼續往前走，脚步聲，兩個人的，還有德語談話聲。這兩個人已經走近西蒙的身旁了，他忙把斧頭一揮，一個德國兵劍在西蒙腳下了，第二個跑走了，一邊跑，一邊大聲喊叫。

西蒙向另外一個方向跑去，有人在背後向他開了一槍，還有追趕他的脚步

聲，又開了一槍，西蒙向一個小胡同裏一拐，再過幾分鐘，就可以跑到田裏，田那邊就是樹林，槍彈嘯叫着從他的頭頂飛過，他差不多已跑到樹林裏了，就在這個時候他覺出他的肩膀劇烈作痛，他倒下了，有腳步聲，幾個德國兵跑過去了。

西蒙忍着胸部的劇痛，向樹林爬去，在樹林裏，他躺到天明。天亮的時候，他被紅軍戰士們發覺了，小城V就是被這些紅軍戰士們收復的。

把他送到醫院裏，這個小城裏的居民每天都到醫院裏探望他幾次。

「我教了一輩子孩子，」西蒙，伊萬諾維亦對來看他的一個人說：「我現在正在考慮，我教他們教得對不對呢，是不是把應當教的，都教了？從今以後，我會教他們教得更好些，因為我自己又知道了許多事情。」

他在醫院裏又住了兩天，全城裏的居民都參加了他的葬儀。他埋葬在公墓

墓裏，小城裏的居民家家倒處每天都懷念他，高大，清瘦的老人，教師西蒙，伊萬諾維赤，一個沉默寡言恭謹的人，永遠生存在人們的心目中。……

在這個小城市中，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不會忘記被人稱做舊式人物的人。

譯自一九四一，八，十九日蘇聯「消息報」

註一：禁止

## 妻 子

E·柯諾博科  
靖 華 譯

老頭子外科醫生，把傷兵檢查完畢以後，坐到戴威德床鋪跟前的方凳上，得意的擻着蒼白的小鬍子對他說：

「恭喜恭喜，好朋友。明天我們放你出院吧？想像不到，可是事情就是這樣的。你也該慶幸我吧，青年。現在事情是過去的了，我可以實在告訴你吧：我不會希望到事情會有好結果的。因為你身上沒有一點好的了。好朋友，十一次手術呵。真是野蠻匪徒呵！他們想叫你死，可是你活着呢！」

教授的面孔，發着愉快的光輝。

「謝謝你，醫生，」戴威德苦笑着，「多謝你這些……可是……」

他不作聲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從他心坎裏呼了出來。



「你這「可是」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外科醫生吃驚的問着。於是就看見戴威德用報紙掩着滿含着淚的眼睛。

「你發瘋了嗎……」老頭兒在飛行員的床舖上彎着腰，低聲說，「你怎麼呢，不喜歡自己死而復生嗎？不喜歡自己恢復健康嗎？你只說一句話……是嗎？」

戴威德吞了淚，只同意的點了點頭。他閉了眼睛，眼淚順着被傷痕弄醜了的，燒傷成薄紫色的臉上流着。

「我這樣誰還要呢……」他好像小孩子似的哭着，羞慚慚的流着淚，低聲說着。

「戴威德……算了罷！戴威德，這是神經病。這是糊塗。最後，這是不合理的。你聽我的話嗎，戴上尉？現在到我的治療室去吧。我等着你……我命分你這樣。」

外科醫生出去了，幾乎是從帳幕裏跑出去了。他那時很煩亂，失望和傷心。他把頭縮到脖子裏，在自己的治療室裏，由屋角裏到屋角裏來回踱着。他細心的給他縫了好多傷，給他接了斷骨，把他從死裏救出來的這位上尉，是他的手術的勝利的傑作……可是他却說這些作的都是多餘……

戴威德響着拐杖進來。

「我得罪你了，醫生，」他低聲的說。

「我嗎？」老醫生聳了聳肩，金邊眼鏡在他的鼻梁上跳動起來。「你真是傻子，你得罪我了。誰要他嗎？！天啊，救了這樣的青年夥子。誰要你嗎？國家，祖國，以及你爲牠流血的自己的家庭要你呢。你是蘇聯領土的保衛者，戴威德，你擊落了不知多少法西斯的「麥賽什密特」機呵。

「是的！你再不能飛行了。可是你在戰鬥裏會找到別的位置呢。難道我們對你的事情還少嗎？你這娘娘巴巴的人呵！……」

小老頭醫生氣得臉紅着。他跑到窗子跟前，丁香花在窗外盛開着，他用細長的手指敲着玻璃。他的蒼白鬚鬚顫動着，金邊眼鏡更厲害的在鼻樑上跳動着。

戴威德帶着賠罪的神情微笑着。老頭子把他罵了一頓，他就輕鬆得多了。他從椅子上起來，走到外科醫生跟前。

「醫生，」他的下巴挨着醫生的肩說，「你真是一位出奇的人……我真不願同你分手。謝謝你，醫生。大概我是一個娘娘巴巴的人，這是非常糟的。醫生，我答應你我再不這樣了。當然，我會在人生裏找到位置的！」

他們默然的對着窗子望了一會。他們好像父子似的站着。

「多好的丁香啊！」老頭子帶着和解的神情低聲說，「此刻的天氣真疑呵……戴威德，此刻這一切都是你的。現在我把這一切都交給你吧。不壞吧？過幾天你就看見自己的妻子了。」

戴威德難過的把肩頭一皺，響着拐杖，又去坐到椅子上。他閉上眼睛。

「你又怎麼了呢？上尉，你又想什麼呢？」老頭子威嚴的問道。

「我有一位年輕的妻子，教授。年輕的，漂亮的妻子……」戴威德羞嗒嗒的低聲說。

「怎麼呢？」外科醫生氣沖沖的問道。「據我所知道的，她是在世而且很健康的，郵差往我們醫院裏送她的信都送累了。」

「是的……瑪霞寫的信真可呵……她的信對我是空氣。她等着我呢。醫生，我們相互間非常敬重呢。醫生，可是我……我應當對你承認……或許這很糊塗……我寫信沒有告訴她這件事。」戴威德用手掌照燒傷的臉，照鏟了四分之一的腿拂了一下。

「我不能夠，不能夠……我瞞着的，」他難受的臉紅着，低聲說。

「荒謬得很，」醫生斬釘截鐵的說，「你瞞着的。你的傷痕是光榮的傷

痕。你的燒傷是光榮的燒傷。兒童們在街上遇見你的時候，都戴會慶帽。你的妻子應當驕傲的扶着你在街上走着……」

「呵哈，醫生！」戴威德愉快的笑起來。「同你在一起是多麼好呵。我叫你傷心，請原諒我吧。醫生，我夜間睡不着覺。有時候我覺得，最好是生活到我的隔邊的病床盧洛金去的那殘廢院裏去吧。你曉得盧洛金的太太把他擲了：她離開他了，可是他什麼親人也沒有……」

「這是浪蕩女人！」醫生把眉頭一皺，打斷着他的話說。「到帳幕裏去吧，戴威德。現在吃晚飯的。到帳幕裏去，別使那些糊塗思想去苦惱你的心吧，——不是爲了這我替你醫好了的！」

……可是，在軍醫院的最後一夜裏，這些思想是不容易放下的。戴威德翻來翻去的翻着，說着夢話，呻吟着，喝着水，摸着材壞的斷腿。當帳幕裏明了的時候，他從白色的小桌上把鏡子取來，厭惡的端詳着自己的紫紅的醜臉。

「眼睛依然是那付眼睛，」他想着，這使他燃燒起來了，「這眼睛瑪霞一定是認得的……她愛過這眼睛的。」

禮拜日戴威德回到故鄉的城裏。他沒有給瑪霞打電報，也沒有人來接他。帶着紅十字袖章的雙頰緋紅的姑娘，把他扶到廣場上，他就在那兩旁種着綠樹，滿洩着早晨的陽光和新雨之後的溫潤的街上，一拐一拐的走着。花，葉，蓓蕾，都放着清香。熟識的村子，好像在掌上似的，橫在他前邊，遠遠的是工廠的文化俱樂部的白房子，他第一次在那兒同瑪霞認識的。

瑪霞！戴威德覺得好像狂暴的愉快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沉沒了。他現在要看見瑪霞，看見自己的親人瑪霞呢。痛苦的心情，無端的消失了。戴威德把一切都忘了。他微笑了。他使勁的向前邊掄着自己的拐杖，加速了脚步。忽然間，他打了一個跛脚，就瑟縮了起來。

「不，我不能這樣到瑪霞跟前去的，」戴威德傷心的想着，靠到房子的牆

上，「應當給她寫信呢。我爲什麼沒這樣作呢？我怎麼敢不作聲呢？我不去。她……怕呢。總之，應當早說呢。她或許想一想決定……」

晴朗的早晨，陰暗起來了。被春雨洗了的綠色的樹頂，再不帶着一片喜色了。戴威德遽然的轉回身來，慢慢的回到車站上。

他回到傷兵站裏，垂着有力的，聰明的，從前非常善于駕飛機的兩隻手，坐到屋角裏。他默然的坐了幾分鐘，後來決定給瑪霞寫信。鉛筆在紙上奔馳着。戴威德把一切都寫了。他寫他是一個殘廢人，寫他的臉變得很難看，他稱他自己是一個材壞人和畸形人，他對自己造着謠言，把自己描寫成比實際上更不成樣的一個人。

「是的，我是這樣的人，瑪霞，」他突破着拍紙簿的紙上的格子，振筆直書着，「你認識我的時候，我是一個漂亮的，強壯的，有力的人，當姑娘們凝視着我的時候，當我同你在街上走的時候，你是多麼滿意呵。現在我不是那樣

的了……」

他停了筆。他的心靈提出抗議了。「這怎麼他不是那樣的呢？難道瑪霞只是爲了他的漂亮的肉體才愛他嗎？難道他不是同從前一樣的人嗎？而且，他更好，更成熟，更聰明了。在危急的時候，難道他不是慷慨的把一切都獻給祖國了嗎，在同法西斯獸軍的作戰裏，難道他不是一個最堅毅而勇敢的戰士嗎？……」

可是他苦笑起來了。于是就嚴厲的揮起筆來：

「……如果你担不起這樣的重担，你就不要來吧。」

戴威德找着那位帶着紅十字袖章的雙頰緋紅的姑娘，把信交給她。

「這……很要緊的……你什麼話也不要說。你只把牠投到信箱裏……投入門上的藍信箱裏，」他用焦急的低聲說着，他眼裏充滿着如此的請求，使得那雙頰緋紅的姑娘，沒有把話聽完就把信接住了。



戴威德傲然的坐到車站的花園裏，坐到信中所指的菩提樹下。他等着，當每次小路上出現了女子的身影的時候，他都抖顫着。微風掀動着他那百經百戰的摺皺的外套襟。麻雀落到他那被太陽晒暖了的拐杖的墊子上，大胆的叫了一聲，就飛走了。戴威德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不見瑪霞。

「不來的，」心煩意亂的想着。他怕起來了。「難道她不來嗎？不，無論如何，她是應該來的……來說……難道她不來嗎？」

又過了一點鐘。還不見瑪霞。戴威德累了。太陽晒着他的頭。肩膀在痛着。而更痛的是他的心。

「那麼，」心裏想道，「那麼……那麼……」

他抬起那發重了的睫毛，手向拐杖伸去。忽然就看見一個女子。她一直向他走去了。不，她不是走，而是揮着好像翅膀似的兩手跑着。她的栗色的髮環，迎風飄動着。

「瑪霞！」他在要命的苦悶裏，在瘋狂的歡喜裏喊了一聲，好像小孩子似的抖擻着，瑟縮着，彷彿誰的重掂掂的手在他頭上揮着一般。

「瑪霞……你瞧……瑪霞……你瞧……」他細聲的說着，笑着、哭着，不睜開那女人的溫暖的手掌掩蓋着的幸福的眼睛。

「你怎麼敢……你怎麼敢……不，你怎麼敢呢，」女人傷心，憤怒，愉快得抖擻着；重複着，撫摩着，吻着他那剃光的傷痕交錯的頭，額顱，眼睛，嘴唇和他的變醜了的雙頰。

她幫他起來。她扶着他。她把他的拐杖遞給他。把他的靛色的行軍袋，掛到自己身上。

他們驕傲的並排的走過了滿洩着陽光的全城。

封底